

洛夫长诗

洛夫著

洛夫長詩

洛夫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洛夫长诗 / 洛夫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723-0

I. ①洛… II. ①洛…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3467 号

书 名 洛夫长诗

著 者 洛 夫

责 任 编 辑 于奎潮 王娱瑶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9723-0

定 价 35.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石室之死亡》一诗是一九五九年金厦炮战期间我在金门一间石室(坑道)中酝酿并开始创作的，后来评论家称这首诗是诗神与死神交战的史诗。意外的是，在炮火轰击下，在死亡的威胁之下，我当时却有着最佳的写作状态，结果死神落荒而逃，诗人仍在，《石室之死亡》仍在，而且它的生命力越来越强韧，历经五十七年评论风风雨雨的沧桑，却老而弥坚。也许由于某种内在的联系，《石室之死亡》的意义与价值因《漂木》的问世而更加凸显。

那么，《石室之死亡》的意义与价值究竟何在？先说它的意义：其一，开始投入此诗的创作时，我初涉超现实主义，不明究竟，却为它那诡异玄妙的表现手法所蛊惑，其思维方式即是零思维，语言结构都由人的潜意识所操控，它别无好处，却有助于我掌握史无前例的诗的原创性。《石》诗问世后，因读起来艰涩而受到负面的评价，但也有人誉其为诗歌史上一次空前的大突破、一次语言形式和表现技巧的大革命，甚至有人直指我是影响台湾数代诗人的作者。《石》诗的原创性主要在于意象陌生化的特殊处理；如

说诗中蕴含有人生体验与哲思，它不是说出来，不是以抽象的论述方式表达的，而是以具体而鲜活的意象呈现出来的。

读者总在埋怨，读《石》诗有障碍，读不进去，我能理解，因为这首诗的内容包含战争、死亡、情欲三大母体，尤其是死亡，如以写实手法、理性的逻辑、明朗的散文体来写，决不能精微地表达出对死亡的体验；死亡是无法理解的，所以我只能采用一种非理性的内在语式来写那不讲理的战争、死亡和情欲。

其二，《石》诗创作的时代是战乱，是离散，是漂泊，是二十世纪个人生命和民族历史的大变局，可以说，此诗正是那个时代的悲剧经验和悲剧精神的投射。一九四九年，一大批知识青年背井离乡来到台湾，我称之为“第一度流放”。我们被迫割断了血脉的以及文化的母体，内心不时激起被放逐的悲情。精神的苦闷难以言宣，写诗便成了我唯一的宣泄管道，于是求得内心压力的纾解，希望通过一种特殊的创作方式来建立存在的信心，修补心灵严重的内伤，便成为六、七十年代一群来台诗人的实际心境，这也正是《石》诗创作的意义与价值之所在。

《石》诗固然是“人生无常，宿命无奈”悲剧的演绎，《漂

木》的基本内涵更是如此，也可以说，《漂木》表现的是人类穿越时代的荆棘与现实的迷惑，全力追求精神家园终而不可得的大悲剧。我所谓的精神家园，绝非仅指时间的过往，或现实丕变所产生的乡愁那么肤浅的东西，而是指文化的深层元素和心灵得以安顿的栖息之所。一九九六年我移居温哥华，似已感觉到进驻了想象中的净土，于是在二〇〇〇年开始全心投入《漂木》的创作：写比乡愁更具浓度、强度的漂泊心灵的遭遇战，写鲑鱼既悲凉而又庄严的宿命，写对母亲的原始眷恋、诗人的孤绝和神性，写对时间、对诸神的超越现实的伟力的膜拜。更为重要的是第四章：“向废墟致敬”，这是对二十世纪人类面对道德日趋沦丧、价值观日渐偏离、整个文化系统大崩溃而化为废墟时唱出的一曲哀歌。青年评论家邓艮说得尤为深刻：“我们看到整个《漂木》透露出诗人对任何一种虚妄保持警惕和抗拒，但同时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苦难的参与者与承担者，他透过诗的渠道坚持对‘心灵原乡’和‘远方的梦’的搜寻，以一种悲悯情怀扬起人的尊严的旗帜而唱响了一首‘失声天涯的歌’。”实际上《漂木》是一首生命之歌，漂泊者因深深感受到生命的荒谬与虚幻而唱出的哀歌。

论及《漂木》，不能不提到“天涯美学”，这种美学虽以

诗性为主要内容，但更重要的是它的哲学核心思维：悲剧意识与宇宙境界。论者认为悲剧经验近代华人体验最为深重，但宇宙境界则有点高不可攀，可是两岸的诗人却多囿于现实的意识形态而动弹不得，如能把创作心态提升到浩瀚无垠、超越时空的宇宙境界，我们的心灵便可得到更大释放。

《石室之死亡》是一场梦魇，但也是一个神性、人性、兽性共处的广大空间；《漂木》是一个难以置信的传说，是一幕上演“生命无常，宿命无奈”的悲剧，当二者在某个时空相会，便成了对抗死亡最有效的丹方。

二〇一七年二月于台北

目 录

001 自 序

001 石室之死亡(1959—1965)

035 漂 木(2000)

036 第一章 漂 木

063 第二章 鲸,垂死的逼视

091 第三章 浮瓶中的书札

091 瓶中书札之一:致母亲

103 瓶中书札之二:致诗人

124 瓶中书札之三:致时间

140 瓶中书札之四:致诸神

155 第四章 向废墟致敬

179 附 录

180 诗人之镜(《石室之死亡》原版自序)

211 天涯美学——海外华文诗思发展的一种倾向

石室之死亡

(1959 - 1965)

1

只偶然昂首向邻居的甬道，我便怔住
在清晨，那人以裸体去背叛死
任一条黑色支流咆哮横过他的脉管
我便怔住，我以目光扫过那座石壁
上面即凿成两道血槽

我的面容展开如一株树，树在火中成长
一切静止，唯眸子在眼睑后面移动
移向许多人都怕谈及的方向
而我确是那株被锯断的苦梨
在年轮上，你仍可听清楚风声，蝉声

2

凡是敲门的，铜环仍应以昔日的煊耀
弟兄们俱将来到，俱将共饮我满额的急躁
他们的饥渴犹如室内一盆素花
当我微微启开双眼，便有金属声
叮当自壁间，坠落在客人们的餐盘上

其后就是一个下午的激辩，诸般不洁的显示
语言只是一堆未曾洗涤的衣裳
遂被伤害，他们如一群寻不到恒久居处的兽
设使树的侧影被阳光所劈开
其高度便予我以面临日暮时的冷肃

3

宛如树根之不依靠谁的旨意
而奋力托起满山的深沉
宛如野生草莓不讲究优生的婚媾
让子女们走遍了沼泽
我乃在奴仆的呵责下完成了许多早晨

在岩石上种植葡萄的人啦,太阳俯首向你
当我的臂伸向内层,紧握跃动的根须
我就如此乐意在你的血中溺死
为你果实的表皮,为你茎干的服饰
我卑微亦如死囚背上的号码

4

喜悦,总像某一个人的名字
重量隐伏其间,在不可触知的边缘
谷物们在私婚的胚胎中制造危机
他们说,我那以舌头舐尝的姿态
便足以使亚马逊河所有的红鱼如痴如魅

于是每种变化都可预测
都可找出一个名字被戏弄后的指痕
都有一些习俗如步声隐去
倘若你只想笑而笑得并不单纯
我便把所有的歌曲杀死,连喜悦在内

5

火柴以爆燃之姿拥抱住整个世界
焚城之前,一个暴徒在欢呼中诞生
雪季已至,向日葵扭转脖子寻太阳的回声
我再度看到,长廊的阴暗从门缝闪进
去追杀那盆炉火

光在中央,蝙蝠将路灯吃了一层又一层
我们确为那间白白空下的房子伤透了心
某些衣裳发亮,某些脸在里面腐烂
那么多咳嗽,那么多枯干的手掌
握不住一点暖意

6

如果骇怕我的清醒
请把窗子开向那些或将死去的城市
不必再在我的短髭里去翻拨那句话
它已亡故
你的眼睛即是葬地

有人试图在我额上吸取初雾的晴光
且又把我当作冰崖猛力敲碎
壁炉旁,我看着自己化为一瓢冷水
一面微笑
一面流进你的脊骨,你的血液……

7

凡容器都已备妥，只等你一声轻嘘
果汁便从我的双目中滔滔而下
种过几个春天？又收获几个秋日？
穿过祭神的面具，有人从醉了的灰烬中跃起
跳进墨西哥人的鼓声

早年有过期许，当我是你农场的一棵橘
俯身就我，以拱形门一般的和善
栽培我以坚实的力，阳光与禽啄的喧闹
如果我有仙人掌的固执，而且死去
旅人遂将我的衣角割下，去掩盖另一粒种子

8

他的声音如雪，冷得没有一点含义
面色如秋扇，折进去整个夏日的风暴
某些事物猥亵得可爱，颜色即是如此
只要涂抹在某一个暗示上
他便拿去挥霍，他从黑胡同中回来

有时也有音响，四只眼球纠缠而且磨擦
黏腻的流质，流自一朵罂粟猛然的开放
裸妇们也谈论战争，甚至要发现
肢体究竟在哪个厢房中叫喊
口渴如泥，他是一截刚裁的断柯

从夹竹桃与凤尾草病了的下午走出
 从盲者的眼眶中走出
 如此不安,那个不喜欢虹的汉子
 将自己的宁静弄得如此潮湿
 步度如此急促

由墓前匆匆走过,未死者的神采走过
 月光藏在衣袖里,他抓一把花香使劲搓着
 连同新土一并塞入那空了的酒瓶
 不顾碑石上的姓氏狠狠瞪他
 躺在这里的不是醉汉,亦非醒着

锦匣里盛着手镯和指甲之类的东西
 没有标记也不知属于哪个躯体
 对镜时,我以上唇咬住他的下唇
 囚他于光,于白昼之深深注视于眼之暗室
 在太阳底下我遍植死亡

暴躁亦如十字架上那些铁钉
 他顿脚,逼我招认我就是那玩蛇者
 逼我把遗言刻在别人的脊梁上
 主哦,难道你未曾听见
 园子里一棵树的凄厉呼喊

11

棺材以虎虎的步子踢翻了满街灯火
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威风
犹如被女子们折叠很好的绸质枕头
我去远方,为自己找寻葬地
埋下一件疑案

刚认识骨灰的价值,它便飞起
松鼠般地,往来于肌肤与灵魂之间
确知有一个死者在我内心
但我不懂得你的神,亦如我不懂得
荷花的升起是一种欲望,或某种禅

12

闪电从左颊穿入右颊
云层直劈而下,当回声四起
山色突然逼近,重重撞击久闭的眼瞳
我便闻到时间的腐味从唇际飘出
而雪的声音如此暴躁,犹之鳄鱼的肤色

我把头颅挤在一堆长长的姓氏中
墓石如此谦逊,以冷冷的手握我
且在它的室内开凿另一扇窗,我乃读到
橄榄枝上的愉悦,满园的洁白
死亡的声音如此温婉,犹之孔雀的前额

13

他们竟这样的选择墓冢，羞怯的灵魂
又重新蒙着脸回到那湫隘的子宫
而我乃从一块巨石中醒来，伸出一只掌
让人辨认，神迹原只是一堆腐败的骨头
遂有人试图释放我以米盖朗其罗的愤怒

我以清教徒的饥渴呼吸着好看的阳光
阳光写在冬日的脸上，蜀葵与紫苑影子的重叠上
我如一睁目而吠的兽，在舌尖与舌尖戏弄的街衢上
许多习俗被吞食，使不再如毛发般生长
许多情欲隔离我们于昨夜与明夜之间

14

你是未醒的睡莲，避暑的比目鱼
你是踯躅于竖琴上一闲散的无名指
在两只素手的初识，在玫瑰与响尾蛇之间
在麦场被秋风遗弃的午后
你确信自己就是那一瓮不知悲哀的骨灰

囚于内室，再没有人与你在肉体上计较爱
死亡是破裂的花盆，不敲亦将粉碎
亦将在日落后看到血流在肌肤里站起来
为何你在焚尸之时读不出火光的颜色
为何你要十字架钉住修女们眼睛的流转

15

假如真有一颗麦子在磐石中哭泣
而且又为某一动作,或某一手势所捏碎
我便会有一次被人咀嚼的经验
我便会像冰山一样发出冷冷的叫喊
“哦! 粮食,你们乃被丰实的仓廪所谋杀!”

夏日的焦虑仍在冬日的额际缓缓爬行
缓缓通过两壁间的目光,目光如葛藤
悬挂满室,当各种颜色默不作声地走近
当应该忘记的琐事竟不能忘记而郁郁终日
我就被称为没有意义而且疲倦的东西

16

由某些欠缺构成
我不再是最初,而是碎裂的海
是一粒死在宽容中的果仁
是一个,常试图从盲童的眼眶中
挣扎而出的太阳

我想我应是一座森林,病了的纤维在其间
一棵孤松在其间,它的臂腕上
寄生着整个宇宙的茫然
而锁在我体内的那个主题
闪烁其间,犹之河马皮肤的光辉